



初见时的悸动
牵引心中无限的爱意

一亲红颜

台湾 思 雨

一亲红颜

思雨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:张仪贞

甜蜜的思念系列

一亲红颜

(台湾)思 雨 著

*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

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

ISBN 7-80605-361-1/I·309

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一阵哒哒的马蹄声传来，不一会儿，只见一匹骏马旋风似的由后奔来；也许是速度太快，铁蹄扬起了滚滚的尘土，瞬间掠过胤祯和随从小顺子的坐骑。那狂奔的马蹄几乎踢到他们的后背，小顺子惊叫了一声，同时整个人便被身下的坐骑甩到地上。

胤祯稳住了受惊的坐骑，跃下马来，一把将小顺子扶起。“顺子，你没事吧？”

小顺子跌得四脚朝天，狼狈至极，口里仍不忘嚷着：“爷，没吓着您吧？”

胤祯微笑着拍拍身上的沙土，“顺子，我看你是累了，刚才不过一阵风就把你吹下马来！”

小顺子撇了撇嘴，“是奴才没用。不过刚才那个人也太夸张了吧！就算赶着投胎，也不必那么急啊！”

胤祯打开了扇子，轻轻在胸前摇晃着，“你看见了吗？刚才马上骑着的是个女孩。”

“那准是个母夜叉。”小顺子低声嘟哝。

胤祯摇头笑道：“佛经里说，夜叉是一种能吃鬼的

一 亲 红 颜

神，敏捷、轻灵。”

小顺子叹了口气。“那奴才岂不是差点被她吃了的鬼！”

主仆两人还聊着，方才飞驰而过的女子又折了回来。

她从马背上翻身下来，落地无声，身手极轻巧；更让胤禔眼睛为之一亮的是，这女子一袭淡紫色的衣衫，灵秀飘逸，容貌之美，恐怕皇宫内院中无人能及。

“两位爷，真是对不住，小女子急着赶路。”

小顺子气呼呼的打断了她的话：“你急着赶路，我们可没必要跟着你去见阎王爷啊！今天好险是摔着我，要是摔着了我家主子，你拎着脑袋来都赔不起！”

“顺子。”胤禔轻斥了一声。“以后上马坐得稳些，省得自己一个不小心就给震下来。”

“爷。”小顺子委屈的叫了一声。

胤禔睨了他一眼，“好了、好了，不过是磨破一点皮，何必为难人家姑娘？”

小顺子看了女子一眼，嘟着嘴说：“我们家主子说，不跟你一个姑娘家一般见识，你请便吧！”

女子从马辔上系着的一只袋子里掏出一个精巧的白色瓷瓶。“小爷，这是药王山庄里上好的金创药，敷上它，明天一觉醒来，保证您连一点疤也看不

一 亲 红 颜

见。”

小顺子半信半疑的接过药瓶。“谢谢啦！”

“惊扰二位爷的地方，请多担待！”女子的语气里充满了抱歉。

“想必姑娘是有要事在身，区区一点小伤，不足挂心，姑娘请上路吧！”胤祯一直维持着翩翩风采。

那女子一声告辞，立刻策马离去。

胤祯望着那女子渐渐消失的背影，不由得发出了赞叹：“没想到南方佳丽居然也有如此精于骑术者，真是难得。”

小顺子也没好气地说：“能让奴才摔得四脚朝天的，更是难得！”

胤祯说：“据说药王山庄里的金创药，比太医院里的药还要管用，你的伤口要是疼，赶紧先敷药吧！”

小顺子一面敷药，一面观察王爷的神色，只见主子一提起刚才那个女子，双眼立刻充满了柔情，回想起来，就连他跟福晋新婚那段期间，他也不曾见过王爷有这种神情，难不成这个横冲直撞的女子居然让素有“四贤人”之称的雍亲王动了凡心？

“爷，您瞧刚才那个姑娘，会不会是药王山庄里的人？”小顺子试探的问。

“那可得到药王山庄里问问才知道。”胤祯笑着跨上马背。

一 亲 红 颜

小顺子问：“爷，那替曹太君送完寿礼，咱们是不是要跑一趟药王山庄呢？”

胤禔看了他一眼，“你当我下江南来做什么的！”

小顺子自掌了一下嘴巴。“奴才该死！”

* * *

日暮时分，胤禔与小顺子进了小镇。

不多久，他们看见前方一个大招牌用金漆字写着“高升客栈”。这客栈两边敞着窗户，从里面传出了阵阵酒菜香气，小顺子的肚子也适时的咕噜、咕噜叫了两声。

胤禔勒住马，说：“咱们在这里打尖吧！”

小顺子忙将马拴在客栈前的木桩上，跟着胤禔进了客栈。

客栈中的夥计见他们衣着讲究，忙堆起一脸的笑容靠过来，“爷请楼上坐，二楼是雅座，您来的这个时候正好，窗口边就看得见落日。”

胤禔“嗯”了一声，迳自上楼。

小顺子对夥计说：“晚上我们还要在这儿住一宿，替我们准备两间房。”

夥计却有些为难，之这里的房间，给人全包了。”

小顺子提高了嗓门：“给人全包了！”

“是京里来的。”夥计压低了声音道。

“我们家爷也打京里来啊！”小顺子一脸不服气。

夥计这下更为难了。“可人家还是个做官的。”

“我们家爷……”

“顺子，先点东西吃吧！”胤禛打断小顺子的话。

小顺子只得硬生生的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，冷着脸对夥计说：“燕窝、鲍鱼倒不必，我们家爷在京里吃腻了，看看你们这里有什么拿手菜，尽管端上来。”

夥计先替他们倒了茶，“北方人擅长做面食，但我们南方人却精于做米食；尤其我们店里菜色繁多、制作精细、口味淡雅，相信大爷一定会喜欢的。”

胤禛啜了一口茶，并不搭腔。

小顺子开口道：“那就快去准备，别在这里废话连篇了。”

“是、是、是。”夥计叠声应道，便快步跑下楼去。

胤禛望着窗外斜晖脉脉，不禁又想起白天遇到的那位紫衣少女，想她马上的英姿、娇软的声音，连日赶路的疲惫顿时都烟消云散了。

“爷，您看见什么了？也说给奴才开开眼界嘛！”

小顺子见胤禛望着窗外傻笑，自己也朝外面张望了一下；但除了街道和行人，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
胤禛回过神来，若有所感的说：“愿春暂留，春归如过翼，一去无迹。”

小顺子笑了一笑。“王爷今天的兴致真好，酒还没端上来，就听见您吟诗了。”

一 亲 红 颜

胤禔斜睨他一眼，这奴才哪里知道他心里正想起白天见到的那少女呢！他是把那女子比成了春色，因此想起了“春归如过翼，一去无迹”这样的词句。

夥计送上了酒菜，嘴里还念着：“两位爷尝尝，这全是我们店里的拿手菜，豆腐皮包、鸡油卷、蟹黄汤包、金银蹄、藕粉桂糖糕。”

小顺子见了一桌子精致佳肴，口水都快滴下来了，忙道：“行了、行了，这儿不用你伺候。”

“是、是，爷请慢用。”夥计说着便退下。

小顺子急忙替胤禔把筷子摆好。“爷请用。”

胤禔吃了一个蟹黄汤包，赞道：“味道鲜美，难怪老八把整个客栈都包了下来。”

小顺子塞了一嘴食物，勉强咽下去后才问：“爷，您怎么知道是八阿哥把这间客栈给包了？”

“若不是他，也是他的贴身公公齐雅布。你别忘了，明天是曹太君的寿宴，齐雅布这些日子里里外外的替他结党植势，没有理由错过明天这个机会啊！”

“爷，咱们千里迢迢来江宁，是奉旨微服来送礼的，八阿哥这趟岂不是瞎搅和嘛！”小顺子嘟着嘴说。

胤禔冷笑了一声。“随他去。”

小顺子嘟哝道：“他要去曹大人家吃寿桃无所谓，害得爷今晚没地方落脚可就不够意思了。”

他们正说着时，白天见过面的那位紫衣少女又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。

一 亲 红 颜

夥计一看到她便招呼道：“姑娘，要不要先坐下来喝杯水？”

“掌柜的呢？”端木雁羚一脸的焦虑，之垣附近的几家客栈都客满了。”

这时，一个手执长菸袋的矮胖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。“真对不住啊！端木姑娘，你知道我们做生意的以和为贵，若得罪了京里做官的，别说明年再请你爹来这里为乡民义诊，就算我要开们做生意，恐怕也不可能罗！”

“可是楼上住的那些人，全是伤的、病的、身无分文的，你让他们天黑以前走，往哪儿走？再说，你这里的房间，我药王山庄可是两个月前就预订下的。”端木雁羚把长剑往柜台上一搁，索性说：工示里来的那个官，若是能跟我们同住一个客栈，那就住；若不行，请他搬吧！”

“哎哟，我的姑奶奶，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？”掌柜的急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。

“怎么，做官的就三头六臂了吗？岂有此理，他住哪个房？你不敢出声，我去理论。”端木雁羚提着剑就要往楼上冲。

掌柜的见状忙上前拦住她。“端木姑娘，你别乱来啊！”

胤禧对小顺子使了个眼色，小顺子立刻向前问明原因。

一 亲 红 颜

掌柜一脸无奈的解释：“每年的这个时候，药王都在我们客栈替一些久病不愈、或是穷困付不起诊金的乡民义诊。明几个就是义诊的日子，我这客栈已住满了来看病的病人，偏偏却遇上个京里来的大人物，说要把这店包个两天，人家是官字两个口，我说不也不成啊！”

“当官的就这么横行霸道，我倒要见见是哪里来的恶霸。”端木雁羚仍要往前走。

胤祯起身下楼拦住她。“姑娘可还认得在下？”

端木雁羚没回话，她一心只想去找包下客栈的狗官理论，可没什么闲情逸致结交朋友。

胤祯却没有让开的意思，他只闲闲的打开摺扇。“姑娘的忙，在下也许帮得上。”

端木雁羚看了眼胤祯，朝掌柜的仰起下巴说：“喏，又一个不怕官的。”

胤祯对掌柜笑道：“麻烦你请里面那位官爷出来喝杯水酒。”

掌柜一时也没了主意，只得叠声的说是，便急急忙忙的朝里面的客房奔去。

“姑娘请先这边坐，我们家爷一出马，什么事都摆得平。”小顺子笑嘻嘻的邀着端木雁羚跟他们一道坐。

端木雁羚点点头，坐了下来。“不知公子怎么称呼？”

胤祯淡淡一笑。“在下姓应，名示真。”

“那这位小爷呢？”她望着小顺子。

一 亲 红 颜

小顺子长年在胤祯左右伺候，主子在跟前的时候，根本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，见端木雁羚称他小爷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“哎哟，姑娘，在我们家爷面前，做奴才的怎么敢称爷呢？你就叫我顺子吧！”

胤祯问道：“听说姑娘是药王山庄的人，那么药王端木镜是姑娘的……”

“正是家父。”端木雁羚望着他，“公子看起来不像是本地人。”

胤祯摸摸自己的下巴，笑了。“我是京里人，这些年南北来回的做些生意。我和京里一些官爷见过面，有点交情，说不定待会儿能帮姑娘解决眼前的难题。”

端木雁羚闻言一喜，“端木雁羚替那些病患先谢谢应公子了。”

这时，随着掌柜到他们桌前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男子，那男子见了胤祯，脸上立时掠过一阵诧异。

他正开口要说话时，胤祯却先他一步开口道：“齐雅布先生，在下应示真，不知道先生可否有印象？”

“应……应公子，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遇见您。”齐雅布的神情有些紧张。

“八阿哥在房里歇息吗？”胤祯问。

齐雅布恭敬的回道：“八阿哥临时决定明天直接去曹府向曹太君祝寿。”

“那八阿哥何必要你把整个客栈的房间都包下来呢？你可知道这两天，客栈里面住的都是一些身染重

一 亲 红 颜

病、等着药主义诊的百姓。”胤禛语气虽温和，眼底却闪着一丝怒意。

齐雅布吞吞吐吐的说：“听说了，不过八阿哥对吃住很挑剔。”

“再挑剔也没必要一个人住上几十个房间，你说是吧！”胤禛目光炯炯的盯着齐雅布。“先生能否看在我跟雍亲王的交情上，就别为难那些已经投宿的病人了。”

“那当然、那当然。”齐雅布低着头应道。

“多谢先生赏脸。”胤禛面无表情的看了他一眼。齐雅布闻言忙打躬作揖。“您千万别这么说。”

“那就不妨碍先生休息了。”胤禛淡淡的说。

齐雅布一退下，小顺子立刻得意洋洋的对端木雁羚说：“端木姑娘，我说得没错吧！什么事只要我们家爷一出马，没有摆不平的。”

端木雁羚感激的说：“幸亏有应公子帮忙，不然今天遇上的可是宫里的皇子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就只有睡破庙的份了。”

胤禛闻言微微一笑，“难不成你把宫里的人都看成恶霸不成！”

端木雁羚不置可否，反而好奇地道：“为什么那个齐雅布见了你，就像老鼠见到猫呢？”

“不至于吧！”胤禛只是笑了笑。

“反正现在大夥儿都有地方住，这就好了，还管谁

像老鼠、谁是猫！”小顺子说道。

* * *

天黑后，胤祯在客房里听见后花园传来清脆悦耳的笛声，他打开门，顺着声音的出处走去，只见坐在亭台上吹笛的原来是端木雁羚。

晚风轻轻拂过她的发丝，皎洁的月光映着她白玉般的手指，胤祯简直是看痴了。

端木雁羚发现身后有人，转身的同时笛音倏止，一支细针从笛子里射了出来，幸亏胤祯眼明手快，举起手里的摺扇挡了一下，暗器便扎在扇骨上。

胤祯从花丛里走了出来，笑道：“本来是不想打扰姑娘的雅兴，没想到差点挨了你的暗器。”

端木雁羚瞅着他，有些狐疑地道：“一个南北奔跑的生意人有这么好的功夫底子，真是少见。”

胤祯不慌不忙的回答：“在下学过几年拳脚功夫，算是少林的俗家弟子。”

端木雁羚微微颌首，对这个答案还算满意。“应公子是怕路上遇见了盗匪，把你的货给劫了，所以才习武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！听说江南多暴民，难怪端木姑娘也练就一身好功夫。”

端木雁羚却撅起嘴反驳道：“谁说江南多暴民！我们这儿山明水秀、地灵人杰。”

一 亲 红 颜

胤禛笑了笑，拿起扇子敲了自己脑袋一下。“那准是我在北方听到的传闻不实罗！”

“传闻？”

胤禛试探的问：“难道你没听说江南有个天地会，天地会以广慈神尼为首，经常干下烧杀掠夺的勾当？”

“一派胡言！我看这是朝廷对天地会的污蔑之辞吧！天地会要真有烧杀掠夺的事，那被烧杀的也是贪官，被掠夺的准是污吏。”

“这么说起来，天地会做的事，都是在替天行道罗！”

“总之，他们不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。”端木雁羚斩钉截铁的说。

胤禛见这话题越谈越僵，再这么扯下去，她恐怕要翻脸走人了，因此他将话题一转，问：“你爹明天就要在此地义诊了，怎么这会儿还没见到他的人影呢？”

“已经进房里养精蓄锐了。”端木雁羚突然看着他。“应公子，那个八阿哥跟你熟阿？”

胤禛敷衍地扬了扬唇角。“在京里见过几次。”

端木雁羚思忖着说道：“阿哥应该待在宫里，跑到这里来准是为了什么事吧！”她一双眼睛在胤禛的身上溜了几转。“你一定知道吧！”

胤禛没回答，别过头去假装在欣赏月色。

她偏偏又扯着他的衣袖继续追问：“干嘛这么神秘兮兮？知道就告诉我嘛！”

一 亲 红 颜

胤祯拿她没辙，只得说道：“依我猜，明天是曹太君的大寿，许多达官贵人都会前往拜寿，八阿哥想必也是为了这件事来的。”

端木雁羚嘴角微扬，胤祯看在眼里，心中虽有些怀疑，但唯恐她又继续追问下去，因此便赶紧说：“赶了一天路，有点累了。”

她也打个呵欠。“我也累了，咱们各自回屋休息吧！”

“明儿见！”胤祯说。

“明儿见！”

端木雁羚溜烟的回到自己房里，她迅速的换上夜行衣，从窗口轻巧的跃上屋顶，直奔齐雅布的客房，不巧却看见另一名黑衣人也在屋檐上。

她在心里嘀咕了一声：“今晚是什么日子，大家都上屋顶来吹风啊？”

那名黑衣人一见到她，吓得脚底打滑，险些从屋顶上滚了下去。

端木雁羚伸手拉了他一把，“把面罩扯下来。”

见那黑衣人犹豫着，她又厉声威胁道：“快！不然推你下去。”

“饶命、饶命。”黑衣人拿下面罩，原来是小顺子。“端木姑娘，是我啊！”他的听力一向极佳，已从她的声音听出对方是端木雁羚。

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一 亲 红 颜

小顺子油嘴滑舌的说道：“还不是跟你一样，想上屋顶看看星星嘛！”

端木雁羚脸色一沉，“我可没你那么好兴致，本姑娘有事情要办，你别在这里碍事。”

小顺子笑问：“难道姑娘也对八阿哥明天要送给曹太君的贺寿之礼有兴趣？”

端木雁羚原先只想偷偷潜进齐雅布跟八阿哥的房里，在他们茶水里洒点十香软筋散，好让他们明天手脚酸软、浑身乏力，以便挫挫这皇子的锐气，但现在听小顺子这么一说，她索性顺着他的话点点头，面不改色地道：“是，我知道是件稀世珍宝。”

小顺子口沫横飞的说道：“可不是嘛！那尊白玉观音据说不但纯白无瑕，还经过西域、天竺的高僧加持，有避邪镇灾的功效哦！”

端木雁羚心中一凛，这八阿哥为了送个贺礼，害得那些等着义诊的病患们险些无处落脚，今晚干脆偷了他的白主观音，看他明天到曹寅那儿还能怎么得意！

“你知道白玉观音在哪儿？”端木雁羚问道。

“听那些守卫说过，就在这个屋檐底下。我只是想来开开眼界，没别的意思，你千万别到我家爷面前告状。”

“我也没别的意思，拿了白玉观音我就走，你要是嚷嚷出来，小心脑袋搬家。”她说完便携着小顺子一起跳下屋檐。

一 亲 红 颜